

GUOHUN SONG

国魂颂

——
纪念聂耳散文集

嵇松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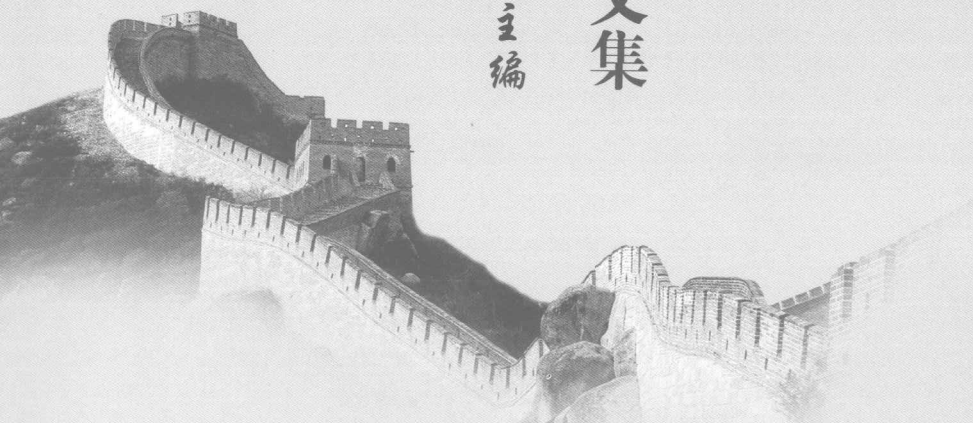
GUOHUN SONG

国魂颂

——
纪念聂耳散文集

崎松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魂颂：纪念聂耳散文集 / 崎松主编.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 10

ISBN 978-7-5367-4150-8

I. 国… II. 崎… III. 聂耳 (1912~1935) —纪念文集
IV. K825.7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2413 号

责任编辑	杜 鹃
特邀校对	梁 红
装帧设计	何志明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32
总 印 张	17.75
总 字 数	443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 ~ 1000 册
总 定 价	56.00 元 (共 2 册)
书 号	ISBN 978-7-5367-4150-8/I·841

聂耳的爱国主义精神是 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代序）

聂丽华

郭沫若同志说：“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著《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

冼星海同志说：“他的作品能反映中国群众的需要，为千百万群众所接受与传诵。他是新音乐的创作者，利用民谣形式加上新内容的第一人。”

周巍峙同志说：“聂耳这些扣人心弦的歌曲，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30 年代前半叶出现。恰如鲁迅所期待的‘于无声处’的‘惊雷’，震撼了中国的大地。在中国现代音乐的历史发展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音乐道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上述这些精辟的论述，是对聂耳及其作品最好的评价。

今年 7 月 17 日，是我的叔叔聂耳逝世 73 周年纪念日。玉溪市新建的聂耳塑像、聂耳纪念馆和图书馆也将在年内建成，这不仅是玉溪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喜事。玉溪市决定在此时出版《国魂颂——纪念聂耳散文集》一书，这是对聂耳最好的纪念。

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以后，70 多年来全国先后出版过不少有关聂耳的图书，如：《聂耳全集》《聂耳音乐作品集》《聂耳音乐研究论文集》《聂耳传》《聂耳》画册等。但专门编辑出版一

本纪念聂耳的散文集，尚属首次。

《国魂颂——纪念聂耳散文集》，由聂耳研究专家崎松同志主编，是从他30年来收集的各种资料中精选出来的。本书不仅包括了聂耳与国歌，还有聂耳在上海、在北平、在昆明、在玉溪和在日本的活动内容，而且多数文章还是当年与聂耳共事的战友们所写的。再加上部分专家、学者、作家和家属写的文章汇编在一起，从而使之成了一本比较全面系统了解学习聂耳的难得读物。

崎松同志已经退休12年了，他把大半生的精力用于聂耳资料的收集与研究，已经先后编著出版了《聂耳与国歌》《聂耳与玉溪》《国魂聂耳》《聂耳之路》等6本图书，加上这次出版的“国魂颂”系列丛书，他个人共计为聂耳编著出版了9本书。这在全国作家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崎松同志与我的父亲聂叙伦的交往长达20年之久，直到家父2000年去世为止。他治学严谨，作风踏实，多年坚持不断深入调查研究，才取得了这些成果，真是很不容易，令人起敬。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聂耳的音乐作品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誉为中国的《马赛曲》，这是祖国人民的骄傲。我作为聂耳家的第二代音乐工作者，在学习与实践，深感聂耳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永恒的，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玉溪是聂耳的故乡，我看到聂耳纪念馆、图书馆将要落成，聂耳精神得到了不断发扬光大，内心感到十分欣慰。在《国魂颂——纪念聂耳散文集》出版之际，写上这几句感言，就算是本书的序言吧！

2008年7月17日于昆明

目 录

聂耳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代序）

..... 聂丽华（1）

第一辑 聂耳与国歌

聂耳的胜利道路

——纪念聂耳逝世 20 周年 田 汉（3）

《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 田 汉（7）

聂耳与《聂耳》影片 田 汉（12）

永生的海燕

——纪念聂耳同志逝世 20 周年 夏 衍（16）

学习聂耳的革命精神 夏 衍（19）

《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夏 衍（22）

在暴风雨中诞生

——追忆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经过

..... 司徒慧敏（25）

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之歌

——田汉《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和聂耳谱曲史略

..... 于 伶（29）

关于第一届政协讨论和确定国歌的经过 彭光涵（4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纪实 向延生（47）

郭沫若的聂耳情和国歌情 崎 松（54）

热爱祖国 建设祖国 保卫祖国 赞美祖国

——江泽民同志谈聂耳与国歌 崎 松 (59)

从《马赛曲》《国际歌》到《义勇军进行曲》 ... 崎 松 (65)

我心中的歌

——聂耳 50 周年祭 赵淮青 (75)

把我们的国歌记在心底 苏叔阳 (79)

第二辑 聂耳在上海、北平和日本

回忆聂耳创作《大路歌》前后 孙 瑜 (85)

回忆 30 年代的聂耳 贺绿汀 (87)

卖报姑娘与码头工人 周伯勋 (89)

聂耳学琴 王人艺 (93)

记聂耳的一件事 王为一 (95)

聂耳, 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 冼星海 (99)

在抗战中纪念聂耳

——为聂耳逝世 4 周年而作 冼星海 (100)

漫谈父亲冼星海对聂耳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在聂耳音乐研讨会上的发言 冼妮娜 (102)

“天才损失年”悼聂耳 蒲 风 (109)

精神不死天难夺 黄安榕 (112)

和聂耳共事的日子 碧 茵 (117)

中国抗战歌曲在美国 刘良模 (120)

纪念聂耳 70 诞辰 刘良模 (123)

聂耳遇难时之情形 滨田实弘 (125)

聂耳和我 叶山峻 (127)

祭聂耳

——解放后第一次聂耳逝世纪念会上的讲话 ... 于 伶 (129)

聂耳日记里的世界

——为纪念聂耳逝世 20 周年而作 何 为 (131)

聂耳的笔名浅谈 崎 松 (136)

时代的号角 人民的知音

——回忆人民音乐家聂耳 傅庚辰 (140)

聂耳在北平 刘 岳 李淑文 (147)

聂耳在北平的日子 陆万美 (154)

普通的生活 高尚的心灵

——说冯绍京同志回忆聂耳在日本的二三事 ... 韩 溪 (169)

记聂耳在东京的一次演讲 魏 晋 (176)

日本藤泽聂耳墓前的追悼 龙世华 (178)

聂耳纪念碑

——访日杂记 蒋孔阳 (185)

日本作家著的《聂耳——闪光的生涯》出版发行

..... 崎 松 (188)

纪念时代的歌手

——聂耳诞生 70 周年 吕 骥 (191)

第三辑 聂耳在昆明

回忆我们的四弟聂耳 聂子明 聂叙伦 (195)

有意义的欢迎晚会 聂叙伦 (205)

聂耳写的第一支歌 聂丽华 (207)

聂耳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 李德和 口述 范道桂 整理 (209)

忧国忧民 勇于探索

——记聂耳当“学生军”的一段生活

..... 崎 松 (218)

玫瑰田的梦

——聂耳的初恋 崎 松 (225)

聂耳的始终之地

——聂耳诞辰 50 周年记 张昆华 (236)

聂耳墓前种树记 于 伶 (241)

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墓碑文

——向不醒的世界作预言的喇叭 徐嘉瑞 (244)

第四辑 聂耳与玉溪

中国的天才 玉溪的天才 刘 蓝 (249)

聂耳音乐作品中的“乡音”情结 李鸿源 李鸿钧 (255)

聂耳：一个民族的心跳 余新进 (258)

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再访聂耳故居 陈世旭 (262)

人民的伟大儿子

——祝贺玉溪市聂耳公园落成 瞿 维 (265)

参加聂耳公园落成典礼有感 孟 波 (268)

要坚持聂耳的方向 要走聂耳的道路 沙 莱 (271)

写在聂耳墓前 周继武 (275)

当国歌响起的时候 张 第 (278)

聂耳故乡月色美 郑永柱 (281)

40 年代玉溪中学“聂耳合唱团” 赖乃琛 (288)

彭寂宽在新平县漠沙的家族谱系调查 杨建周 (292)

元江县找到了聂耳外祖父彭寿山的老家 崎 松 (297)

后 记 (304)

第一辑 聂耳与国歌

聂耳的胜利道路

——纪念聂耳逝世 20 周年

田 汉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怀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从南方视察回来，偶尔翻《大众电影》13 期，发现了这首被我忘去已久的悼诗，使我回忆起跟聂耳同志相处和合作的那些日子。

最初会见聂耳，那时他还叫聂紫艺，是在黎锦晖先生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聂耳是一个有音乐才能的青年，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个爱国者。他参加了当时党的群众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简称“上反”），在沪东区工作得很积极。他对我低低地，但很热情地谈到他到上海前后的不平凡的奋斗经历，谈到他的一些政治见解和艺术见解。他痛恨国民党统治，对当时音乐界的颓靡消沉，也深感不满。他是那样地仰慕党寻求党。他说他决心很好地学习，把他的才能贡献给党。

那时在中国正是影片试制的初期，他参加了联华影业公司的工作，为影片《新女性》作曲，为此，他为公司组织了一个小小的乐队和合唱队，亲自作曲和指挥，《新女性》影片献演时，

他和他的合唱队的幕前演奏，给了我难忘的印象。聂耳也是很优秀的演员，他在《母性之光》里，扮演过一个黑人矿工，拍戏时，把满脸满身涂得漆黑。他也演过歌剧《扬子江暴风雨》，那简直是很优异的成就。

我和聂耳最初的合作，是影片《母性之光》，他为《开矿歌》作曲；以后，我们在影片《桃李劫》《风云儿女》，话剧《回春之曲》，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合作过。《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他为影片《风云儿女》新作的曲子。我们也曾与另一联华公司合作出品过写江南大旱中农民抗旱斗争的影片，他为《采菱曲》和《打长江》作曲，可惜那时他跟联华公司的关系已经闹翻了。因为他批评了公司经理的市侩作风，结果公司没有用他的曲子，另由任光同志作曲。这样我们便有了两套《采菱曲》和《打长江》，任光作曲的《采菱曲》是美的，而《打长江》则不及聂耳的豪壮和明快。

聂耳在千叶海滨遇难的那年才24岁。他的创作活动最旺盛的年代是二十二三岁，但已经留下了不朽的歌曲。高尔基说：“天才就是劳动。”聂耳正是那样一位勤学苦练的天才的艺术劳动者。他是一个穷苦青年，他没有机会受正规的音乐教育，他连自备一把合用的小提琴也费了很大的气力。他的那一点宝贵贡献是跟他的艰苦不懈的自学精神分不开的。

当然，聂耳的学习也不是孤立无援的。1933年党为拥护苏联，加强中苏友谊，发起了苏联之友社（简称“苏友”），成立了经济、教育、戏剧、音乐诸小组。音乐小组有吕骥、任光、张曙夫妇、安娥和聂耳等。他们经常在当时哈同路民厚南里任光的家里开会。任光同志任职百代公司音乐部，家里有钢琴管乐等设备，他们就在他那里讨论工作，也讨论他们的创作。他们团结得很好，但在创作问题上时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直到他们发现共同承认的真理，然后以兄弟般的亲切互相帮助修正缺

点，补充新意。他们的许多作品包括聂耳的一些重要创作就是这样产生的。新的歌曲慢慢地多起来了，他们组织了试唱会，很公平地放奏各种类型的歌曲，从《毛毛雨》到《义勇军进行曲》，邀集文艺界音乐界人士和一般听众来欣赏批评。这其实也是一种音乐竞赛。由于当时人民群众革命情绪日益高涨，聂耳等的歌曲恰恰表达了人民的普遍感情，所以在竞赛中是胜利的，同时也开始迅速在全国范围普遍传唱，成为大众的声音，对唤起人民醒觉，号召团结抗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是由于他有饱满的政治感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的人民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他的创作是把革命的世界观和进步的创作方法很紧地结合起来，这也正是艺术创作无往不胜的道路！

他的创作也不断受到学院派的攻击和抹煞。那些先生们不从聂耳作品的思想质量和政治效果去估价，而急于去挑剔他的技术上的某些缺点，加以夸大。当然聂耳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他的作曲是存在一些技术上的缺点的，可是在善于继承祖国民间音乐传统，接受欧洲音乐的健康豪迈的作风，和准确有力地处理中国语言方面，聂耳却有别人难以企及的长处。这些他们当然是不愿提到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来压抑这一叫嚷着争取存在发展新的事物的声音，来维持腐朽颓靡的统治，但新事物是注定压抑不了的。

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介绍的，由夏衍同志监誓。我们无限荣幸地为党吸收了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音乐战士。但当1935年夏我走出金陵狱窗的第一天就得到了聂耳的噩耗，其给我们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真是“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日子过得真快，他离开我们20年了。所幸的是他所热爱的祖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自由独立幸福的国家，而且已经进入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的第三季度了。他所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中国庄严的代国歌，被六亿中国人民歌唱。由他的死所形成的音乐界的巨大损失也终将得到补偿充实，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有声的能歌的中国。聂耳、冼星海和许多先烈已经在音乐创作上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胜利的康庄大道！

原载 1955 年 7 月 16 日《中国青年报》

《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

田 汉

1934年春的某一天，我被邀参加一家新影片公司召集的会，那好像是在马德建先生的家里。那时候，有声电影已经很盛行。年轻的中国电影界也已经有几位专家创制了自己的有声摄影机。其中就有马德建等三位创制的“三友式”。他们把“三友式”做基础，创办了电通影片公司。司徒慧敏同志是这家公司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夏衍同志也参加了这家公司的创办工作。

这时应云卫^①导演的《桃李劫》刚完成，这算电通首次出品。这个片子是讽刺当时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号召大学生们要参加反帝救亡运动，“大家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才有前途。我用“陈瑜”笔名为这个片子写了一首主题歌——《毕业歌》，由聂耳同志作曲。

由于这家公司跟党有很深的关系，在一次会谈上，我也承担了一个剧本，那就是以亭子间奇遇开始，以长城抗日结束，写知识分子由象牙之塔断然走向民族民主战场的《风云儿女》。

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公司为了重视这个剧本，请夏衍同志写电影台本，从天一公司调许幸之任导演，演员阵容有袁牧之、王人美、谈瑛、陆露明、顾梦鹤诸位，算很强的。主题歌

① 应云卫（1904～1967）戏剧、电影导演。浙江慈溪人。早年从事戏剧活动，20世纪30年代加入左翼“剧联”，导演多种戏剧。以后从事电影导演工作，导有《桃李劫》《生死同心》《塞上风云》等影片。解放后主要导演戏曲艺术影片。

全由聂耳同志作。1935年7月，我从南京宪兵司令部出狱的那天，正逢《风云儿女》拍成后首次放映，我从该片第一个特刊上看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横栏大黑体字，使人非常兴奋，及至知道作曲者、我长期的战友聂耳同志在日本千叶海滨游泳时溺死了，我痛哭，当时写了一首诗：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聂耳同志虽死，但他作曲的《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却很快流行全国，北京南下做救亡宣传的学生们；各地鼓吹抗日救国的青年男女们；甚至像沈衡老那样的爱国老人们以及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朋友们都在唱这支歌。可以说，《风云儿女》这个电影作品被《义勇军进行曲》这支主题歌给掩盖了。

亏着残留的《电通半月刊画报》第二期，我们还可以看到《风云儿女》文学故事的原文。这是分成下述的十五个章节的：（1）亭子间的奇遇；（2）宴会席上；（3）天上的福音；（4）在医院里；（5）新家；（6）女同学；（7）不测的风云；（8）狱中风景；（9）在风景地青岛；（10）铁蹄下的舞女；（11）无限的惆怅；（12）投到祖父的怀里；（13）诗人与战争；（14）血写成的诗；（15）凤凰的再生。

《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的后面。但据孙师毅说：这支歌不写在故事里面，而是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字地抄下来